

外延形象

赵长天



MENGYACONGSHU

外 延 形 象

重 慶 地 方 志

（一九八二年）

责任编辑：咸鸿才

封面设计：蒋仲波

赵长天 著
外 延 形 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82 1/32 印张10.25 插页6 字数202千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00

*

ISBN 7-5366-0342-8

I · 64

书号：10114·306 定价：1.75元

序

吴 亮

和长天的渐渐熟悉，还是最近的事。他给我的印象是质朴的、宽厚的，同时还有着一点腼腆和敏感。他对生活有自己的见解，绝不趋时；他容易为生活中的小疙瘩而快快不乐，情绪波动难以自禁；但是，他又善于处理和周围人们的关系——不管是同代的抑或是不同代的——他的这种气质和待人处世的态度，使他的小说也呈现出一种平和、稳健而又敏感细腻的风貌。

这并不是说，长天想通过他的小说向人们传授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恰恰相反，他所描写的人，多半是进取的、有为的，当然也是充满着矛盾与苦恼的。长天的平和，是一种达观与兼识，他不执著于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法，而总是以宽厚的襟怀去涵容他所遇到的人和事，在判断他们（或它们）的时候，渗透了一种理解和同情，以至对有缺点过失的人亦怀着这样的理解和同情。长天是有他另一面的，他对某些特别能够生存、咄咄逼人而又满不在乎的“强者”不隐瞒他的内在反感。虽然，他并不为这种情感上的抵触所拘囿，在理智上他始终是十分清醒的——比如历史的进步、社会的物质

法则、人的现实需求等等，这些理论课题及一般的结语，长天绝不生疏。

问题在于：长天实际上是属于情感型的。情感的质朴和敏锐，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他的日常接触和交往，都诱发了他对身边琐事的关注，他也由此感到了自己的存在。由于切身感受到的日常生活和一些小说的美妙虚构实在太相径庭，这使长天非常注意自己小说的真实——即向生活本身的还原。长天曾对我说，他很不愿让读者产生一种“受骗感”，我觉得这一说法虽不时髦，但却表明了长天的坦诚和他对小说的理解。现在花花哨哨的东西太多了，它们与我们又何干呢？

我认为，长天在他的小说里，实际上已经碰到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普遍难题：角色分裂和角色冲突。他的小说《外延形象》以它的标题总结了当代人在多种环境关系和生活抉择中左右为难的状态，同时又努力使它协调起来的克服过程。在确认人的性格内涵是如此地矛盾复杂的同时，长天在另一个方向，即外延的方向，从社会既定关系的网络入手，对人作一个新的确认。人事实上很难成为他本来愿意成为的人，社会既定关系促使人成为各种各样的“角色”。于是，“角色”的规范及准则不但驱使人们据此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而且人也在多种角色的交替扮演中成为一个现实的人。这种认可和服从，不快和惶惑，以及责任感和个人志向的冲突、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裂，在长天的小说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因此，如果撇开他所具体描绘的人物细节

不论，我们肯定能够在里面看到每一个人都无可逃避的处境，这当然包括我们自己。

面对这种角色的分裂和角色的冲突，长天首先是正视，并为之苦恼。但与此同时，他却并不沮丧。我觉得，长天的责任感已经渗化在他的作品之中，它并不是一种高谈阔论，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平民的、日常的切身经验。长天把这种经验平平淡淡地讲出了。

长天的小说有些时候也流露出某种笨拙，他在语言上似乎不是太有想象力，这我并不想回避，不过，我推崇长天的理由是另一条：他从不矫情。

1985. 5. 8

内 容 简 介

这部中篇小说集包括四篇作品，都是反映当代生活的。其中涉及到城市改革的许多敏感的问题，作者以新的眼光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思考。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广，人际关系揭示得相当逼真。对于责任感和个人志向的冲突、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分裂，在小说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作者的政治敏感特强，善于捕捉时代的脉搏。在他笔下，主人公的性格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侧面的，与生活中的普通人十分贴近。

目 录

序 吴 亮 1

市委书记的家事 1

外延形象 110

老街尽头 170

平安坊十七号 263

市委书记的家事

一

把走动的人群比作水流，确实很形象。轮渡刚靠岸，平静的江边码头便喧哗起来。人流决堤而出，杂沓的脚步声，叮叮的自行车铃声，哄闹的说笑声，像此起彼伏的浪花，在人们头顶上跳跃。

强曙站在进出口的绿色铁栏杆边，侧着身，似乎漫不经心，其实全神贯注地看着每个下船的乘客。正是长日班下班的时间，人特别多，稍不留心，就会漏掉了。

冬天日短，暮色已经很重了。双职工们急着回去烧晚饭，一个个脚步匆匆。“水位差”很大，“流速”很快，一船人一会儿就都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热闹的码头又清静了。

唉，还是没有！强曙重重地叹了口气。

过江的人渐渐少了，码头空荡荡的。风，从辽阔的江面一无遮拦地吹来，刺骨地冷。强曙把头使劲地往领子里缩，跺了几下脚。

两个多小时了，还要等下去吗？他们厂四点下班，现在已经六点了。

真见鬼，十牌到码头上来白白地等两个小时？如果不是到市经委开厂长座谈会，如果不是座谈会结束得早，她是不该来的。在厂里，她整天像急诊间医生，根本没工夫烦恼，也就不会想出监视丈夫的无聊主意了。

监视丈夫！嘿！她苦笑着。需要监视的人还能叫丈夫吗？

路灯亮了，惨白的荧光将她纤细的身影长长地投向柏油路面。她踩着自己的影子，有气无力地往回走。

走到电车站，正好有一辆车停下，可是很挤。她觉得没有精神，也没有气力去挤，犹豫了一下，车门就咣当一声关住了。她干脆走到车站旁边一家知青小吃铺，要了一碗馄饨，慢慢吃着。

吃完馄饨，身体暖和了一些，电车也过去四辆了，等她跨上第五辆车，已经不挤了——上下班高峰时间过去了。

车开了，她拉着顶上的扶杆，随着车身轻轻地摇晃着。售票员卖完票，把车厢里的灯熄了，只剩下自己头顶的一盏小灯。强曜下意识地看着售票员，忽见她抿嘴暧昧一笑。她顺着笑的目光扭头一看，也不禁笑了，就在她身后，一对情侣十分亲热地偎依在一起，靠得那么紧。虽然车厢没灯，路上的灯光仍一闪一闪地映进来，车厢里并不很暗。在众目睽睽之下，情侣却旁若无人，忘情地说着悄悄话，脸上游荡着幸福的光彩。

强曜忍不住又瞥了他们一眼。多好啊，人们就应该这么相亲相爱。

我和他有没有这么相亲相爱过呢？不能说没有过吧！

达亮怎么知道我要分配了呢？

打开门，我愣住了。当门一个七尺汉子。记得高二他去参军时，还跟我一般高呢。

他穿着半新旧的军衣，领子上还留着领章的印记，朝我笑笑，踩进这间凄凉冷清的屋子。

我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手足无措。怎么招待客人呢？妈妈过去用的家具都是公家的，连一张小板凳也是。妈可真是无产者。等关进牛棚，桌椅板凳统统没收上交，便真正是家徒四壁了。

他却无所谓，一屁股坐在我铺在墙根的地铺，看着我窘迫的脸哈哈笑道：“这有什么，当兵的，烂泥地里还不是倒下就睡！”

他给自己点着一支烟，又站起来，在窗台上找到我的——只搪瓷碗，倒了碗开水，呼呼地吹着气，喝着。他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真是大熔炉里出来的，一点小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

他告诉我他复员了，回家还不到一个星期，又问我：“你要分配了？”

他刚复员回家，怎么知道我要毕业分配了？可我没问，只是点点头。

他又问：“家里就你一个人？”

我说：“是的，妈妈……”

他打断我的话：“我知道。”

大叛徒郁茹芸的名字打着红叉，横七竖八的满街都是，全市有谁不知道呢？

“妹妹送到老家去了。”我说。

“妹妹，你还有妹妹？”

我说：“领的，妈妈六五年领的。弟弟病了，住在医院里。”

“什么病？”

“本来是阑尾炎，因为是‘黑八类’，先不让看，耽误了，转成腹膜炎，差点送命，医院才收进去了。”

他叹口气，又问：“他倒没轮上下乡？”

我说：“他六五年初中毕业，考进了省话剧团学馆。”

“噢。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刚刚脱离危险期。恢复还早呢。”

停了一会儿，他问：“你分配去向呢？能不能留在我们Z市？”

“我？”我看看他，摇了摇头。

“那么，谁来照顾你弟弟？”他拧起眉。

我叹了口气。我怎么回答呢？

他背着手，迈着军人的标准步伐，在屋里来回踱步。

我急切地看着他，忽然觉得找到了一个依靠，盼着他给拿个主意。

他走了几圈，在我面前站住，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问：“我出个主意，你愿意听吗？”

“愿意，你快说，达亮！”我急忙说，脸也红了。从他进门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即使七年前，在中学里，我也不会这么亲热地叫他达亮。现在，我完全是脱口而出。我觉得，在这个冷漠的世界，只有他，这个不避嫌疑找上门来的老同学，才是可信赖的亲人。

他忽然脸红了，踌躇片刻，低下头，轻声问道：“你，喜欢我吗？”

什么？……喔！我的脸一下子滚烫滚烫，连忙转过身去，看着窗外。窗外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想，我似乎失去了思维的能力。

他有些慌了，忙走到我身边，干咳了一声，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那就算了……”

我不知怎么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他更慌了，掏出手帕，可又不敢替我擦。我猛地转过身，扑在他身上，哭出声来。

他一句话也没说，轻轻地扶着我，就像扶着一碰就碎的细瓷花瓶。过了很久很久，我终于哭完了，接住他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脸。这时候，他说：“我们明天就去登记。”

“什么？”

“登记结婚。”

我愣住了，惊异地看着他。他并不回避我的目光，说：“必须这样，只有这样，你才能留在Z市，才能照顾你的弟弟。我是复员军人，而且马上就将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这么奇特的恋爱方式，我在小说里

也没见过，却亲身经历了。这能算没有爱情的婚姻吗？不，不能算。婚后，我们相互体贴，和睦相处。可惜，共同语言不太多。

难道，是因为我当了厂长，而他一直是个普通工人的缘故？不少小说和电影都是这么描写的：一方地位变化了，更抛弃另一方。可是，并不是我要抛弃他，而是他要抛弃我呀！

这是条充其量只能算弄堂的小路。四十年代的路灯在铁皮罩子下昏暗地眨着眼睛，似乎也忍受不住冬夜刺骨的寒风而瑟瑟发抖。路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这是一片私房区，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给水站去挑。为了怕多挑水，大家干脆把衣服、蔬菜搬到给水站去洗。所以，这儿就像乡下的一个村庄，居民们相互都很熟悉。

跟着达亮刚住到这里来时，强曙真不习惯。蹲在给水站旁边洗衣服，听着大嫂们粗俗的调笑，她真想哭。可是也怪，渐渐地她习惯了，不仅习惯了，而且喜欢起这块地方来。特别是在厂里碰到不顺心的事，到给水站洗几件衣服，忧烦便排解掉不少。在这里，没有人称她“强厂长”，大家都喊她“丁丁他妈”。

在家门口，她停了一会儿。需要调节一下情绪。她不愿把烦恼带到两位老人面前。本来，与妈妈和好以后，妈妈几次叫他们搬回去。市委书记的家和这里当然不同，房子宽敞，有自来水，还有煤气。她没去，并不是还记着仇，是离

不开这两位老人。公公婆婆都是纱厂退休工人，没有文化，心地都很善良。他们待强曙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管是在她孤苦伶仃的时候，还是在她有了个三结合的老干部姑妈的时候；或是现在，她有了个当市委书记的妈妈的时候。

丁丁猛地扑过来，跳到我身上，两条腿爬竹竿似地钳住我的身体，欢叫着：“妈妈！妈妈！”我轻轻地吻了吻儿子的额角，眼光却看着达亮。

达亮站了起来，很拘谨的样子，甚至还不如复员时第一次见面大方。我又不是客人，你站起来干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到哪里去了？

他搭讪着问：“你今天回来晚了。”

“是呵，我在荡马路。”

他脸涨得通红，低下头，去和丁丁玩魔方了。

婆婆从厨房端进焖在锅里的饭菜，说：“快吃吧，这么冷的天，要凉了。”

我马上换成笑脸，迎上去接过碗说：“妈，我自己来。”

我吃着饭，达亮又抬起头，对我说：“今天报纸上，英国和阿根廷……”

他今天怎么啦？平时从来不和我谈这些，今天是竭力凑着我的兴趣找话说了。是故意的吧，也许今天真有什么事呢。

唉，为什么总往坏处想呢？没看到那本子，我还总是往好处想的，总是自己安慰自己。看到那本子以后，我不能再

骗自己了。那是他自己写的，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会假的。

有半年了吧，那回，他告诉我，他和小组里一位女同志在感情上……他当时是惭愧的，很不好意思。他说他知道发展下去不好，他要断掉的，但最好不要一下子断，是不是作为一般的朋友请她来玩玩。我没有反对。能把这件事讲给我听，说明他还是老实的。当面来，总比背后偷偷地接触好。他告诉我，他已提出调厂，为了和她脱离接触。我原谅了他。我说，我不会怪你，我对你关心不够，我也有责任。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整天忙在厂里，晚上又常常有会，有时回到家，他已经睡了。厂休日又不是同一天，有时一个星期也说不上两句话。而他和那个女的在一个组，一起干活，整天八小时在一起，也难怪……

那天收拾房间，发现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的都是……他们两个，你写一段给我，我写一段给你。我没有看完，我看不下去，我没有这个勇气。如果是过去的事，那就让它过去算了。可是，既然要一刀两断，为什么还要把本子保留下来呢？那天以后，我的心冷了。

我把眼光从饭粒儿上抬起来。达亮看着我，但马上把眼光避开了。

唉，你呀，你这个男人呀！

我……我……

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在家里，要看老婆的眼色，窝囊！

怪谁？想当初，在全师摆擂台，首长夸奖，战友称赞，谁不承认是真功夫？尖子是那么好当的吗？练日测校正，顶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刺目的阳光，练得泪水直淌，眼睛肿得象两颗红桃子，那滋味，你们尝过吗？可现在呢，没文化呀，没技术呀，风凉话由你们说。

真要是依着我的心思，现在也早学出一副手艺了，还不是说组织上需要，一会儿搞外调，一会儿访问支农职工，一会儿布置展览会，反正政治运动、中心工作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这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都抢着借我，因为我是党员，我年轻，我能说能写，我……我到头来又怎么样呢？一句话，精简机关，定编定员，清理以工代干，对不起，你是工人，你回小组里去吧！

是的，我是工人。以工代干，我差不多把这个代字忘了，也差不多把学过半年的车工技术忘了。人家可不管这些，加上军龄一起算，十九年工龄的老师傅，按工资算，五级车工，任务扔过来，你干吧！

四十岁的人，一米八的个子，往620车床面前一站，脚边是一堆毛坯。车毛坯，最粗的活儿了，别怨组长不照顾，定额可是劳动工资科统一定的，还要怎么样呢？干吧！

要不是佩珍，要不是她下班偷偷地留下来，帮我干掉一点，就更难堪了。也真难为她，既要让我学点技术，又要让我面子上过得去，变着法子说什么要我看她的操作有什么毛病。她有什么毛病哪，存心给我示范。我感激她，我悄悄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啊！